

1877

吳都文粹續集

吳郡文粹卷之三

詳校官庶吉士_臣朱理

侍讀_臣孫球覆勘

欽定四庫全書

吳都文粹續集卷十五

明 錢穀 撰

祠廟

惠應廟記

黃曷

蓋聞三代迭號仁義攸歸七國偕稱簡牘是謂或封建子弟或追贈公侯居於域中莫斯為大然有功於國有惠及民後世尊其道者亦受命無愧矣大聖山王者馬鞍山之神也按圖經梁沙門慧嚮謂茲山諸勝可興佛

寺雖用志彌篤力莫能逮一日冥寢山靈現曰願助千功以副斯意是夕雲驅電掣駢闐之跡遍林莽鞭扑之聲震巖谷數里恒悖詰旦陰翳潛廓靈基脩成夷廣橫袤十七丈高聳二丈小大規矩混然削成其直如繩其平如砥殆非人功所能致也事聞建神之祠錫命曰大聖山王蓋旌其功而表其美也自茲以還威靈益著聰明正直鎮乎百里之境福善禍淫庇乎一方之民凡猶豫者卜之如覈靈龜疾疫者禱之如餌良藥肝嚮之應

昭昭而可驗牲幣之祭紛紛而不絕及物之惠斯亦至
矣然而年禩久遠棟宇隳壞軒墀蔽乎春草廊壁鳴乎
秋蛩雖靈之具存而像亦斯弊邑人陳仁紹者好善不
回積財能散眈廟宇棟橈思締構以鼎新今僧主靜志
堅同募居人以成勝事僧願文清瑩亦贊其能賤疏一
發如石投水施利四來如川赴海凡所得者僅踰千緡
於是鳩工市材揆日歲事歲時未易斤斧告停危檐翬
飛疊瓦鴛甍窗牖明邃樽櫨赫奕殿堂廣其舊制廊廡

闢乎新規門闌有制左右有序中塑神象森衛靈官威儀聿成藻繪斯煥蓋所以答神休而肅祀事也噫古之卿士有益於人者典禮尊其祀焉矧茲山王垂數百載而英烈不昧始施功而成善事終佑民而享明德建祠追號亦其宜矣前所謂有功於國有惠及民後世尊其道者受命無愧其斯之謂歟曷因訪舊胥臺薄游是邑聞其異跡缺於紀事既蒙確請不獲牢讓辭旨淺近斯為媿焉明道二年二月十五日記

惠應廟祀崑山神在縣西北馬鞍山之陽唐中和二年建宋崇寧間賜額曰大觀廟封神曰靜濟侯紹興間加永應淳熙間加昭德慶元間加顯貺開禧間改封昭惠公嘉定間加靈濟寶慶間加福應紹定間加康祐淳祐間封顯祐王國朝洪武中改封崑山之神每歲夏四月祀之永樂中廟燬宣德中縣丞吳仲胤重建祝文曰有山巍巍惟神主之有民林林惟神福之誥錫寵褻以答神休英爽如在享祀千秋

宋衛文節公祠堂碑

沈魯

朝廷崇禮先賢累下詔所在有司以時修葺祠宇除墓道使人守護如法崑山縣儒學教諭臣劉衡訓導臣章經奏故宋太師秦國公文節衛涇生於是縣之石浦蚤負經世之學魁多士於淳熙甲辰登要樞參大政中外厯任四十年所言皆經國遠謀關係世教為甚重自范文正公後繼先憂後樂之志者此其人也方韓平原之勢焰薰灼毀譽舛午今年朱元晦斥明年趙汝愚薨而

偽學之禁日迫正士接跡遠引猶排擊無所容其身而
惟重利祿輕行檢者附麗以成其私攘臂僥倖於一時
而無以為善後之計公以理亂安危之機間不容穢具
疏利害請除之而侂冑師旦為世大戮矣尤務搜賢才
以立國長養振作以固不拔之基講求大計規恢遠圖
而復見扼於彌遠之擅國卒無以售所言夙與元晦有
契分至是乞召還而元晦已卒復移文新安梓行所注
書又請為右文殿修撰張栻賜諡於今三百年為士者

皆能言之而舊祠在馬鞍山荒涼搖落神弗寧安民有以義起者為徙置學宮之旁俾七世孫烺居守墓在湖州者亦已蕪沒不治臣衡等稽諸禮典法施於民則祀之夫立朝正色不忘規諫名誼所在急於饑渴故能克殄兇慙成謀而不居其功志雪讐恥自奮以厲不剄之氣其於君臣父子夫婦之大倫至言懇切惻怛忠厚而體國之誠根於天性鄉之先達為法後進如此而歲時不修祀典有缺使士大夫何以為風厲而世道無所取

衷焉乞量為定立時祭則象方來庶不負明詔崇禮之
盛意上可其奏命禮部參酌儀注歲時祀以牲特奠帛
為三獻禮而祠墓彼此咸為嚴禁約毋有所毀本部右
侍郎葉盛與公同里常集公遺事得其出處大節而世
遠湮沒者不能具載知縣唐素主簿胡欽為勸說協規
之士買田數十畝以助脩葺費而烱得永為世業俾魯
撰詞刻石以示遠烏乎天之生才必資於世用用違其
才則無以自見於世而論者謂南士懦緩不及北之剛

毅慷慨多大畧是以吳楚之國常不兢於中原此非定
論也金源氏之方興以回山倒海之力見屈於宗忠簡
公之孤軍無援而斂戢不敢南下者累年李忠定公區
處天下事規模措置再踰月而畢舉勦敵為之震懾使
二公終用而得盡其才將海內豪傑惕息聽命之不暇
大功之成夫誰能居其右者而謂閩越南產迂儒僻士
果無能為邪金源既衰北鄙多故宋雖偏安而才武雄
畧之士下扞牧圉者甚衆使公柄用而得與戮力必能

集衆謀申警備厲銳養威以作南士之氣使無忘北鄉
觀形勢而決事機進可以得志退不失乎自彊假以歲
月則大讐可復而宋室可興矣夫何高才見疎寡謀自
用而動不相時舉天下於一擲卒之敗衄之餘沒世不
振雖公之明見不爽悉如平時所料而才不盡用所可
見者如此而已烏乎天乎是曷故哉於其祀作歌以侑
神歌曰山蒼蒼兮海茫茫懷故都兮天一方中原在遠
兮不可望事往人異兮我心徬徨嗟直行以自遂兮

恥徇時而為否臧苟校功資之得喪兮夫孰謂名德之
弗昌玄雲兮翱翔靈風蕭兮來景光廩有食兮食有堂
歲事修我兮我其來享時驟集而不可久兮吾將返
飈輪於帝鄉

宋衛文節公祭田記

崑邑馬鞍山之顛有衛文節公祠堂厯歲久而頽壞樵
牧所侵神弗寧妥邑人今少冢宰葉公與文節同里閑
景仰先哲見而憫之天順辛巳任都察院右僉都御史

奉勅巡撫兩廣時都憲江右劉公顯孜適巡撫江南遂
與言之徙置學宮之旁為置田二十畝俾七世孫烺居
守成化丙戌湖廣安陸唐侯豫叔來宰是邑之明年絃
歌之餘登公堂而見其子孫之寒餒不自存者惻然歎
曰吾宰是邑而先賢之後若此其窶而可弗加恤邪乃
於公暇命其屬陰陽訓術龔彥中勸說好義之士各捐
已資相與助成之增置常稔之田二十畝歲得租米一
十四石俾其後有以葺祠宇供祭祀而田址坐落圩號

具刻於石撰詞記之以示後余嘗閱郡志衛文節公諱
涇字清叔生於崑山之石浦宋淳熙甲辰魁多士居憲
臺登樞要歷仕三朝任中外四十餘年所言皆經國遠
謀志在匡濟時雖不能盡用而於綱倫之重至誠惻怛
非根於天性者不能言也及韓侂冑之柄國危亂預密
謀而剪除之功居多梓行晦菴經書傳注使人知宗正
學惜公不能大展於當時而淑人之功有以及天下後
世者則於崇祀之典其可缺邪然公之德業雖不沒於